



閩南民俗 閩過臺灣

文物述说两岸风情

厦门市博物馆 编



主编

张仲淳

陈娟英

閩南民俗過臺灣



文物述说两岸风情

厦门市博物馆 编

主编 张仲淳 陈娟英

编著 郑晓君 程玲 尤丽雪

摄影 陈进东 吴晓平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 张丽

责任编辑 张广然 贾东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南民俗过台湾：文物述说两岸风情 / 厦门市博物馆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010-3591-5

I. ①闽… II. ①厦…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福建省②风俗习惯—研究—台湾省③文物—研究—福建省④文物—研究—台湾省 IV. ①K892.45②K87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2943号

闽南民俗过台湾——文物述说两岸风情

厦门市博物馆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政 编 码 :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11.5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591-5 定价: 98.00元



序

闽南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两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闽南是台湾同胞最主要的祖籍地，闽南先民很早就跨越海峡移垦台湾，到明末清初，形成大规模的迁台移民浪潮，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人类移民史上堪称壮举。

从闽南到台湾，不仅是一场人口大迁徙，而且是一次文化大传播。闽南移民到了台湾，将原乡的风俗习惯也搬过去，以至于今天我们漫步在台湾岛上，随处可见说闽南话的人群，城乡皆有冠漳、泉地名的聚落。那些沿用漳、泉姓氏郡望堂号的宗祠，供奉闽南乡土神明的庙宇，传承闽南艺术风格的建筑，一一记录闽南先民开发台湾的历史轨迹，折射闽南文化的绚丽光彩，表明闽南与台湾的民俗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闽南民俗，是千百年来海峡两岸闽南人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凝结着闽台民众的思想、感情、智慧、意志和力量，是联络海峡两岸人民情感的纽带。

为记录和展示闽台民俗文化精粹，推动闽南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增进闽台两地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厦门市博物馆建成大型基本陈列——《闽台民俗》，并于2010年元旦正式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厦门市博物馆着手编撰《闽南民俗过台湾——文物述说两岸风情》一书，作为《闽台民俗》基本陈列的补充和延伸。闽台民俗包含的内容甚广，举凡生、老、病、死的一切生命礼仪，生活过程的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闽台传统戏曲、工艺、俗谚俚语、歌谣酒令等等，皆是发掘与研究的对象。在林林总总的民俗文化事项中，厦门市博物馆民俗专家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筛选，确定了六个专题，分别为：“唐山过台湾”、“衣食住行”、“冠婚寿祭”、“古味节庆”、“乡土神灵”、“走海经商”。这些内容都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也是最能反映闽台民俗延续性的。编写者不单就民俗说民俗，而是以厦门市博物馆《闽台民俗》基本陈列及馆藏民俗文物为基础，从文物看民俗，这是一种创新，值得肯定。此外，编写者还搜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广泛进行田野调查，借

鉴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配发百多帧照片，意在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通俗、图文并茂的读本，将读者引入闽台民俗文化的缤纷世界。

虽说闽南和台湾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辐射广阔，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闽台传统的民俗文化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冲击，有些正在变味，有些正在消失，所以加强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文化需要记录，民俗需要参与。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不仅翔实记录闽台民俗的渊源与面貌，更用另外一种姿态即文化自觉来参与闽台民俗的重建工作。当前正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闽南大地精心规划和建设之时，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广大读者了解闽台乡土文化的一个窗口，让更多人体会到闽台民俗文化之美，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自己的文化渊源，并以此营造闽台特色的文化环境，使闽南的优秀民俗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成为闽台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是为序！

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陈建忠".

2012年8月



目 录

序	罗才福
第一章 话说唐山过台湾	001
第一节 波澜壮阔移民史	002
第二节 漂洋过海存民俗	006
第二章 衣食住行见民俗	015
第一节 熙熙攘攘食为先	016
第二节 渔女服饰风情异	026
第三节 闽式建筑显风骨	030
第三章 冠婚寿祭展民风	041
第一节 六礼和合结良缘	042
第二节 丁喜富贵传宗代	051
第三节 天增岁月人添寿	060
第四节 慎终追远寄哀思	067
第四章 古味节庆载民情	075
第一节 又是一年春来到	076
第二节 正月十五闹元宵	083
第三节 艾叶菖蒲裹粽香	092
第四节 中元普度祭鬼神	097

第五节 博饼听香话中秋.....	101
第六节 丹桂飘香又重阳.....	104
第五章 乡土神灵定民心	107
第一节 妈祖精神传四海	108
第二节 保生大帝佑安康.....	114
第三节 王爷巡境庇四方	120
第六章 走海经商保民生	127
第一节 福船摇载两岸情	128
第二节 行船走海习俗多	134
第三节 因港兴贸郊行立	138
参考文献	146
彩图	149
后记	178



閩南民俗

過臺灣

第一章 话说唐山过台湾

在人际交往中，民俗常常发挥超强的认同效应。比如说，一位闽南人与台湾同胞见面交谈时，就会发现，尽管两地社会形态不同，甚至曾经隔绝几十年，但彼此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却没有一点障碍。语言相同，习俗相似，一下子就把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风土人情使得两地人民来到海峡对岸就好像回家了一样倍感亲切。

闽南和台湾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历史上，一批批闽南人，带着『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投入到开拓台湾的移民大军中，把根深深扎在宝岛，开枝散叶，繁衍生息，而家乡的风俗也伴随着闽南人的足迹传播到全台湾，在海峡两岸世代传承，润泽着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和台湾人。



第一节 波澜壮阔移民史

众所周知，台湾的历史是一部汉民族的移民史和拓荒史。在这段历史中，福建闽南人是最重要的角色（彩图1-1）。

关于闽南人移民台湾的历史，宋代就有比较可靠的记载。当时闽南泉州一带的百姓已经登上澎湖列岛，在那里捕鱼和种植麦、麻一类农作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闽南移民行动都是自发式的，虽然零星而分散，却从未间断。明朝初期朱元璋实行锁国政策，很多闽南居民苦于徭役赋税之重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往台湾，成为台湾早期的开拓者。

到了明朝末年和清朝时期，闽南地区掀起了一波

波移民热潮，大批闽南人前仆后继地渡过海峡移居台湾，为台湾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明天启四年（1624年），闽南漳州籍人士颜思齐为躲避日本幕府的追捕，率领船队在台湾笨港（今北港和新港）登陆。他们发现那里地肥水美，有大片荒地可以开辟，遂决定以此为根据地安扎下来。他们一面垦荒屯田、建筑城寨，一面安抚当地土著，与其达成协议，各居其所，互不侵犯。为了壮大势力，颜思齐又派部下前往漳州、泉州招徕贫民来台垦荒，先后有漳、泉籍百姓三千余人被吸引赴台，出现了第一波移民潮。颜思齐可谓是大规模组织移民开发台湾的第一人，为此被后世尊为“开台王”。1959年，台湾有关部门特地在北港镇中心地带建造一座高达数丈的“颜思齐先生开拓台湾登陆纪念碑”，以纪念他开辟台湾的功绩（图1-2）。

颜思齐病故之后，其部将福建南安人郑芝龙（图1-3）被推为首领，继续其未竟的事业。郑芝龙纠集各路海盗首领，建立一个武装海商集团，从事海上贸易和劫掠。他在闽台沿海地区劫富济贫，影响巨大，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余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官兵驻扎在台湾，成为事实上的“军事移民”。明崇祯初年，福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农民无以为生，闽南一带饿殍遍地。郑芝龙遂鼓动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募饥民前往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



图1-2 明代颜思齐登陆台湾纪念碑



图1-3 郑芝龙像

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饥民闻此消息无不欣喜若狂，纷纷响应，“赴之如归市”。据文献记载，当时招纳闽南漳泉一带的灾民多达数万人。

颜、郑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对闽台两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闽南沿海形成了一股“移民台湾热”，许多青壮年竞将此作为出人头地的机会；另一方面，闽南的移民活动又使岛内汉族居民数量剧增，据荷兰人的记载，1624~1644年间，台湾的汉族居民达到两万五千户；此外，大量移民也将闽南祖地的生产技术、风俗礼仪传播到台湾，加速了台湾的开发。

第二波移民潮发生在郑氏集团统治台湾时期。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2.5万大军，战舰数百艘，横渡台湾海峡，驱逐荷虏，收复台湾。郑氏控制台湾以后积极鼓励大陆居民来台。这一时期主要有两种移民形式：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军事移民包括郑成功带到台湾的军队，人数超过三万人，其中有一万左右的女眷和非战斗随员，他们被派驻在一些未开发的地区，进行垦荒屯田，发展农业经济，成为当时开拓台湾的主要力量。因郑成功是福建南安人士，其部将、士兵也多为闽南泉、漳籍，所以军事移民主要由闽南人组成。此外，全面开发台湾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郑成功又积极鼓励民间移民。从1661年起，清政府为孤立台湾，推出严厉的“禁海迁界政策”，规定沿海30里范围内的民众全部内迁，片板不准下水，福建地区首当其冲，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郑成功把握时机，在东南沿海招纳不肯迁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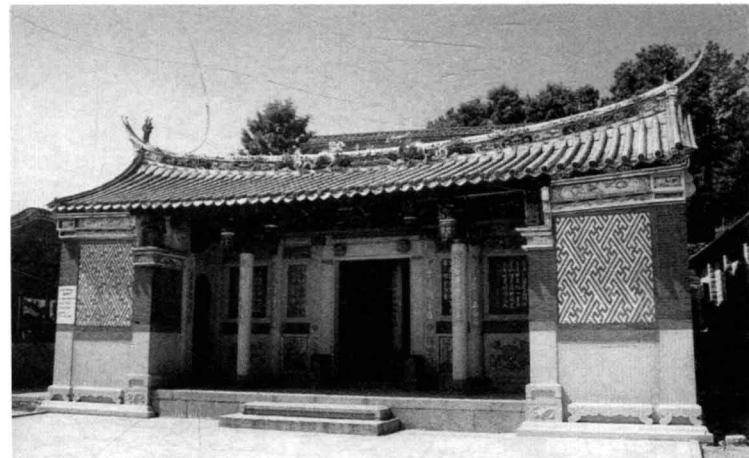


图1-4 福建南安延平郡王祖祠



图1-5 台南延平郡王祠

和内迁后逃回的民众赴台。据学者统计，郑氏时期有十多万大陆汉族人口迁入台湾，加上原先汉族定居者，总共有近二十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属福建籍，尤其是闽南人。庞大的闽南移民潮加快了台湾的开发步伐，在郑氏统治时期，彰化、新竹、嘉义一带实行屯垦，人口繁衍遂成部落，接着北部的淡水河、基隆等地也陆续有了移民点。郑成功在开发台湾、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台湾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全台各地建立奉祀郑成功的“开台圣王”、“延平郡王”、“国姓爷”等宫、庙、祠，计有57座之多。台湾所有尊奉郑成功的庙宇及各地郑氏宗亲会，都视南安石井镇上的“延平郡王祠”为郑氏祖祠发源地（图1-4、图1-5）。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起初对大陆与台湾之间人员往来仍有严格限制，然而福建地区人多地少，百姓生活艰辛，而台湾地广人稀，大有可为。为了谋生，福建沿海，尤其是漳、泉一带居民不顾禁令潜渡台湾者络绎不绝。“海禁”阻止不了迁台行动，后来清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政策，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允许在台置业的良民回原籍接家眷过台。1790~1885年间，清政府同意移民坐“官渡”去台，之后又解除对移民的限制，此禁一开，大陆移民渡台者更多，台湾人口也迅速增加（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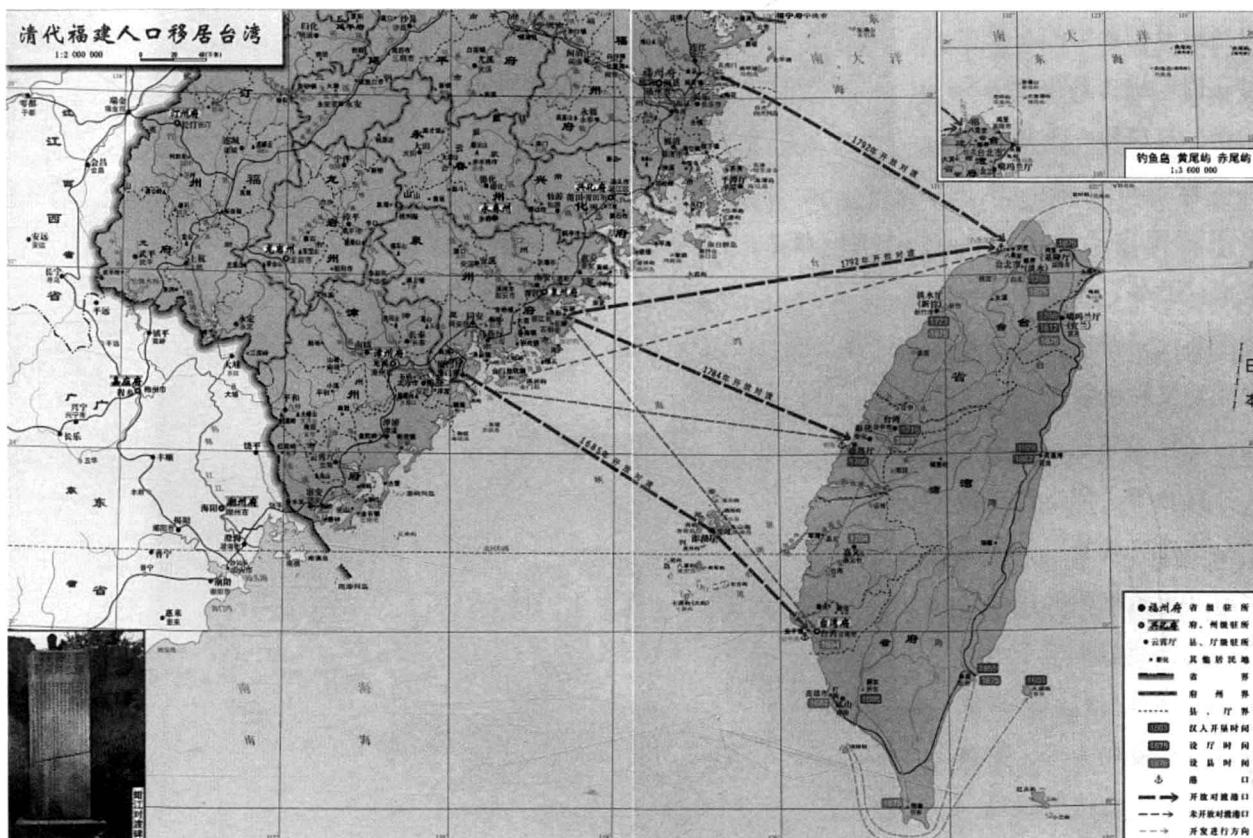


图1-6 清代福建人口移居台湾路线图



图1-7 永春《桃源潘氏族谱》

清代出现的赴台移民潮，持续时间长，移民数量大。有资料显示，在郑氏家族统治时期，台湾人口有20余万人，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台湾人口已达到66万余人，40余年间增加了46万余人；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台湾人口为91万人，20年间增加了25万人；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人口为190万人，30年间增加了近100万人；光绪年间，台湾人口已增至300余万。福建移民在台湾人口中占绝对优势，而闽南移民又占福建移民的绝大多数，据统计，1926年台湾的福建移民中，泉州籍占44.8%，漳州籍占35.1%，即闽南人约占80%（图1-7）。

一代又一代勇于拼搏的闽南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毅然远离故乡和亲人，漂洋过海去台湾。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用勤劳的双手把荒蛮的孤岛变成富庶的家园。闽南人，秉承“爱拼才会赢”的优良传统，共同书写一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诗。



第二节 漂洋过海存民俗

树高千尺不忘根，人行千里不忘本。迁移台湾的闽南人，都有深切的怀乡念祖感情和浓厚的宗族观念，他们以各种方式努力维系与祖籍地亲族之间的联系，如：修族谱建宗祠，沿用祖籍地的郡望堂号；新居地以故乡地名加以命名；依仿祖宗的风俗习惯等等。他们说闽南方言，保持闽南人的食、衣、住生活方式，恪守家乡的人生礼仪和节庆习俗，供奉从家乡请来的神祇，演唱家乡的音乐戏曲……于是，闽南民间习俗被原汁原味保留了下来。



一 闽南方言过台湾

闽南人在移民台湾的过程中首先把自己的母语——闽南话带到了台湾并且世代相传。如今，每当我们翻阅台湾出版的报纸杂志或观看台湾电视节目时，就会发现“台语”一词频频出现，从“台语歌曲”、“台语文学”一直到“台语教育”。这里所谓的“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话。早在荷据时代，闽南话就已经是台湾岛内的常用语言。明清以降，由于大批闽南人迁入台湾，闽南籍人口在台湾人口中占大多数，闽南话自然成为岛内最主要的通用语言。清朝时期有许多外省官员到台湾任职，他们一到岛上就感到当地人的语言十分难懂，《台游笔记》（佚名）一文中有记载：“土音啁啾，初莫能辨，呼内地人曰‘外江郎’、走路曰‘强’、土娼曰‘摘毛官’、吃烟曰‘脚荤’、茶曰‘颠’、饭曰‘奔’、玩耍曰‘铁拖’。”其实文中记录的这些语音资料全是闽南话的译写，它表明清代台湾民众使用闽南语是极其普遍的。

尽管闽南话传入台湾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台湾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下50年，又因国民党统治，与祖国大陆隔绝了50年，现今台湾闽南话还是保持着最纯正的原乡特色，与大陆本土闽南话几无二致。从语法和词汇上来看，“台语”和闽南话基本相同，比如都称祖父为“阿公”、祖母为“阿妈”、老婆叫“某”、女孩叫“查某仔”、老板叫“头家”、跑叫“走”、走叫“行”、衣服为“衫裤”、台风为“风台”、霜冻为“冻双”、地板为“涂散”、玩笑为“蛮笑”等等。两地的闽南话仅在腔调上有细微差别。闽南地区一向有泉州腔、漳州腔的区别，而台语的语音特征却是亦漳亦泉、非漳非泉。这是因为原来从泉州府或漳州府迁去的移民，到了台湾以后往往交错杂处，加上岛内居民往来频繁，两种闽南腔调日益混杂，差别越来越小，形成了亦漳亦泉的“台语”。这种口音的形成过程与厦门腔十分相似。厦门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一百多年来漳、泉两地移民混居于此，本来明显不同的泉州腔和漳州腔互相渗透、互相包容，逐渐磨合成了现今这种不漳不泉、又漳又泉的厦门腔。经过对比，人们会发现在当今闽南各地的口音中，跟“台语”最

接近的既不是泉州音也不是漳州音，而是闽南本土的厦门腔。难怪很多台湾人来到厦门后会惊呼“厦门人都在讲台语”，其实这只不过是相同或相似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相同或相似的结果。

“台语就是闽南语”这一论断，除了靠语法词汇相同、语调语音相近来判断外，闽台两地民间俚语、歌谣、方言讲古的相同和相似也是重要的佐证。

闽南俚语，又称闽南俗谚，是闽南民间口头流传的俗语，往往用通俗的语言来反映某种经验或深刻的哲理。通过闽南人的口耳相传，许多闽南俚语传播到台湾，有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至今仍在台湾同胞中流传着，有的则因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变化。

原封不动保留下来，至今仍在台湾同胞中流传的闽南俚语数不胜数，如：“一桶水不出声，半桶水响叮当”，指有本领的人不到处吹嘘，没本事的人反而牛气哄哄；“大鼎未滚，小鼎强强滚”，讥讽抢着发言；“父母疼子长流水，子想父母有时存”，比喻父母时常惦记子女，子女却偶有想着父母；“厝内无猫，老树跷脚”，比喻群龙无首，一切无序；“鸡母屎也有三寸烟，乞食灶也有两块砖”，意为卑微如鸡屎，落到地上也会腾起一些尘土，下贱如乞丐，也有两块砖垒灶，劝人要有志气，要有所作为；“没有三尺水，就要扒龙船”，指羽翼未丰，准备不足就想干大事，好高骛远，自不量力；“半桶屎那摇”，意喻做事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鸭仔落水身就浮”，意喻身临其境就会适应。这些俚语都是闽台人民耳熟能详的，其中蕴含的经验或哲理，只有懂闽南语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传入台湾后发生变化的俚语也不少，例如：“歹竹出好笋”，意为父亲不长进，儿子却很能干，传入台湾后有“种匏子生菜瓜”，意为变了种；“歹某歹仔，当当食饼”，传入台湾后有“恶妻孽子，无法可施”；“有钱讲话响叮当，没钱讲话没人听”，传入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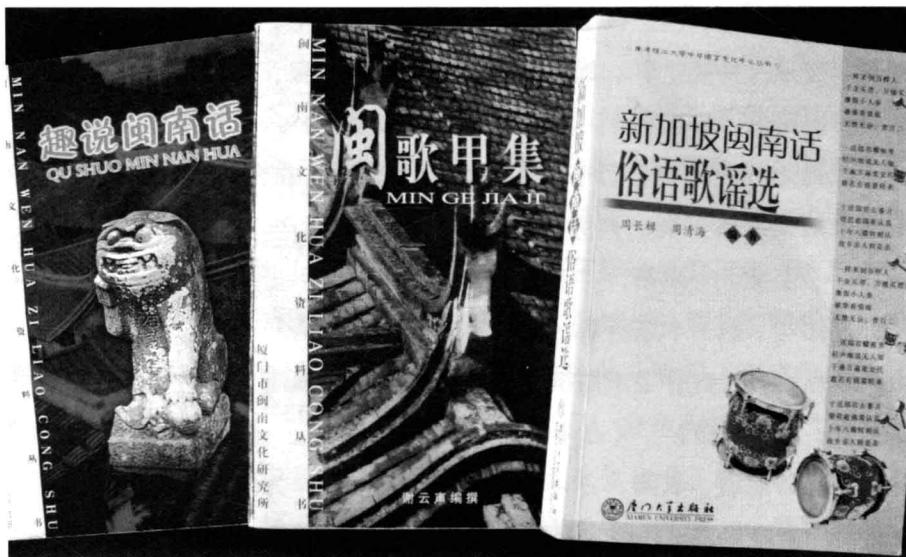


图1-8 闽南童谣相关书籍



图1-9 閩南童谣表演



图1-10 閩南方言讲古

这些歌谣原来流行于泉州、厦门、漳浦一带，传入台湾后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歌题和格调；有些歌谣，虽然改了名称，但歌词仍然不变，如《褒歌》变成《六月水田》，《走唱调》变成《搭船走》。闽南歌谣在台湾扎下了根，又创造出许多新的歌谣，其中一些又很快传回闽南，相互融合，互相启发（图1-8、图1-9）。

除此之外，曾经盛行于闽南一带的方言讲古在台湾也很受欢迎。所谓方言讲古，即用闽南语说故事，现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在闽台的街头巷尾常见“讲古场”，一张桌子一壶茶，“讲古仙”（讲古艺人）坐在茶桌子边，讲到口渴时抿一口茶。“讲古仙”手执书本或折扇，凭着生动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用风趣诙谐的闽南方言俗语，绘声绘色地讲述古往今来曲折变化的各种故事。闽南“讲古仙”经常讲的故事，如《三国演义》、《封神榜》、《古今奇观》、《警世通言》在台湾也很受欢迎（图1-10）。

闽南的俚语、歌谣、方言讲古都是以闽南话作为载体的民间口头文化，它们之所以能在台湾广为流传，正是因为闽台两地之间语言相同。

后有“无钱跟查某讲无话，无酒跟神明掷无杯”；“才吃三日菜，就想上西天”，台湾有“三日无偷鸡，就想做家长”；“敬酒不吃吃罚酒”，台湾有“有轿不坐，戴帕来追”、“眠床无困，蠔壳车觔斗”；“笑贫不笑娼”，台湾有“笑贫不笑淫”、“笑穷不笑贱”……这些台湾俚语与闽南俚语在用词上虽略有差别，但语言结构及内涵与闽南俚语类似，显然是受了闽南俚语的影响。

一些古老的闽南歌谣流传到台湾后至今仍在传唱，如《病仔歌》、《卖豆奶》、《幼儿乖乖》、《草蜢弄鸡公》、《桃花搭渡》、《杂念仔》、《七字仔》，这些歌谣原来流行于泉州、厦门、漳浦一带，传入台湾后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歌题和格调；有些歌谣，虽然改了名称，但歌词仍然不变，如《褒歌》变成《六月水田》，《走唱调》变成《搭船走》。闽南歌谣在台湾扎下了根，又创造出许多新的歌谣，其中一些又很快传回闽南，相互融合，互相启发（图1-8、图1-9）。



二 民间信仰一脉传

台湾民间信仰体系庞杂，民众所崇拜的神祇众多，而其中绝大部分与闽南地方神有着密切的关系。闽南人自古以来就有崇拜神鬼和巫术的传统，一贯以“信巫尚鬼、好淫祠”而著称，在闽南人迁台过程中，闽南民间信仰也随之传播到台湾。

在台湾开拓之初，闽南先民赴台垦殖要跨越变幻莫测的茫茫大海，随时可能遭遇生命危险，而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台湾以后，又要面对瘴气弥漫、毒蛇猛兽、疾病瘟疫及当地土著居民的威胁。为了克服恐惧不安的心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他们往往随身携带祖籍寺庙的香火、圣符或神像，以求获得神灵的庇佑。

被闽南移民带到台湾的民间神祇数量众多，包括妈祖、保生大帝、灵安尊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开漳圣王和各姓王爷等等。在闽南民众的观念中，好像单供一尊神灵还难以如愿，喜欢多供几尊，让众神各司其职，多供奉一个神灵，就多一层保护，供奉的神灵越多，所得到的庇护就越周到、越稳定。相比较而言，那些背井离乡赴台的闽南人更迫切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他们往往通过分灵、分香、漂流等途径，把闽南地区几乎所有的地方神灵都请到台湾，成为台湾民间信仰的主角。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各寺庙所奉祀的主神多达249种，一年中相关祭祀日竟然达到218天之多（图1-11～图1-15）。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民间信仰中，一些神祇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群体色彩，若超出这一范围，信众便锐减，如惠安、晋江籍人信仰灵安尊王，同安籍人信奉保生大帝，安溪人尊奉清水祖师，漳州人最崇奉开漳圣王等等。这种特点也被带到台湾，形成了祖籍性的信仰祭祀圈。因此，人们根据当地神祇崇拜的情况，可以推测当初开拓这片土地的先民究竟来自闽南的哪个地方：凡是当地“保生大帝庙”或“清水祖师庙”信徒众多，香火鼎盛，其开拓者必定来自同安、安溪，如今，在此地繁衍生息的台湾同胞，祖籍也大多是厦门、泉州。

不过也有一种超越地方群体的民间信仰，那就是妈祖信仰——遍及闽南和台湾的信仰。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播范围最广，社会影响最大。据统计，台湾有妈祖分灵庙3000多座，妈祖信众1600多万，约占台湾总人口的70%。虽然妈祖信仰发祥于福建莆田的湄洲岛，但其传播与壮大却与闽南密切相关。早在宋代，妈祖信仰就已传到泉州，庆元二年（1196年），泉州建起第一座妈祖庙——浯浦顺济宫；接着，晋江、惠安等地也建了几座妈祖庙。元代，泉州成为海上交通与海上贸易的繁荣港口，妈祖影响更大，妈祖神迹流传更广，至元十八年（1281年），皇帝就因妈祖在海上交通所彰显的神迹而敕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首次将妈祖由“妃”升格为“天妃”，其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此次褒封，皇帝在初议诏书中写的是：“制封泉州神女……”，皇帝称妈祖为“泉州神女”，可见闽南在妈祖信仰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清代，由于在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战争中，妈祖屡显神迹，朝廷更是不断褒封，直至将妈祖奉为“天后”。其中，一些戮力推动



图1-11 妈祖



图1-12 保生大帝



图1-13 灵安尊王



图1-14 广泽尊王



图1-15 清水祖师

妈祖信仰发展的人物如郑成功、施琅等都是闽南人，他们所率的将士也多属闽南人。基于上述原因，闽南迁台移民（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几乎全是妈祖信徒，他们所奉祀的原籍神像虽有“温陵妈”、“银同妈”等之分，但统属湄洲妈祖的分灵。这也是妈祖信仰在台湾如此普遍的真正原因。数百年来，台湾的妈祖分灵庙及信众依照宗教伦理观，必须定期奉送分灵神祇回原籍谒祖进香，以确立祖灵与分灵香火传承关系的永续性。当然，主要是回湄洲祖庙谒祖，有时也会顺便回各自的原籍进香，如：台湾鹿港天后宫就经常回泉州天后宫谒祖进香。自1987年台湾“开禁”以来，台湾各地妈祖信众如潮水般涌入大陆湄洲祖庙和祖籍地妈祖庙谒祖进香，形成了一股影响海峡两岸的“妈祖热”（彩图1-16）。